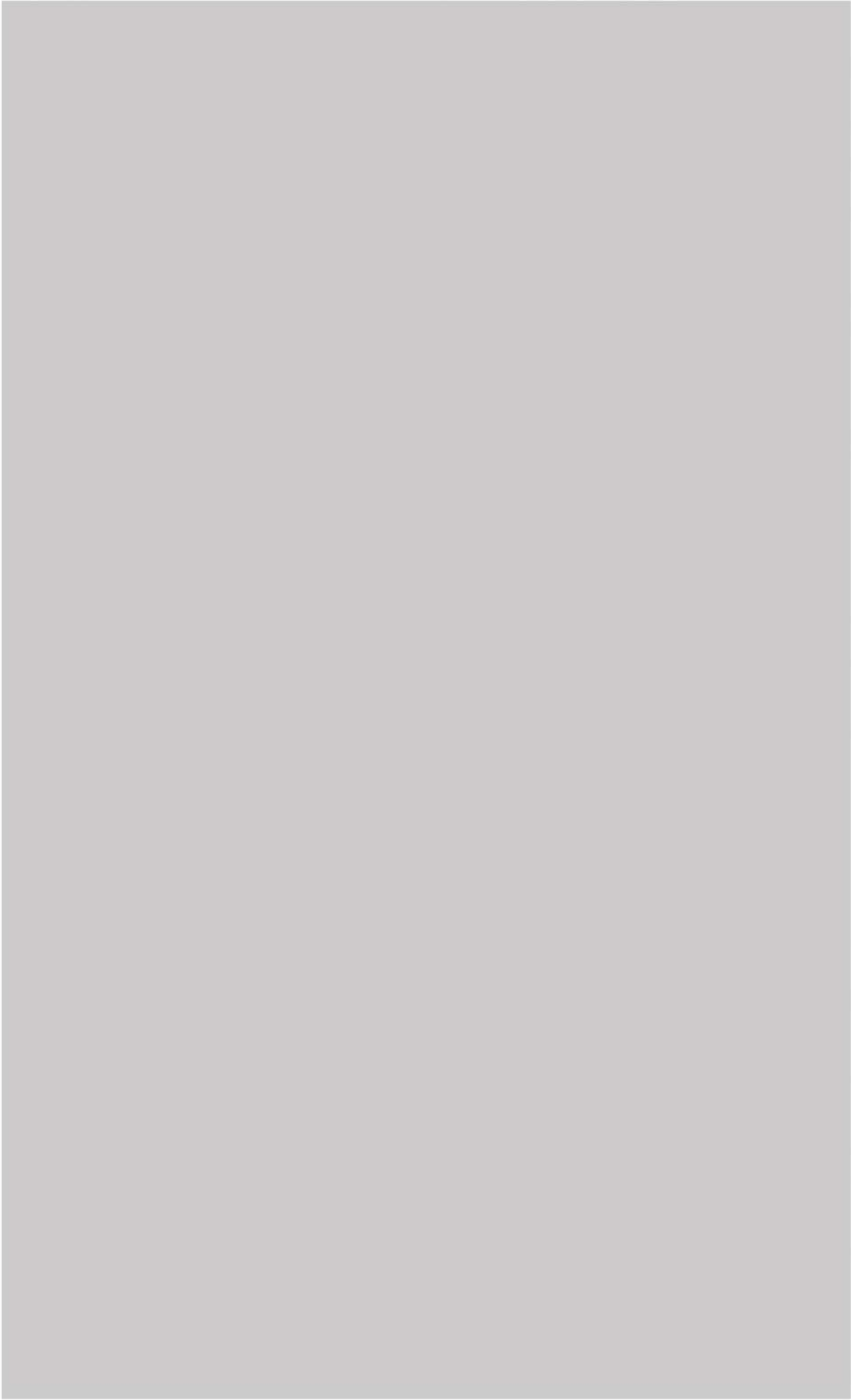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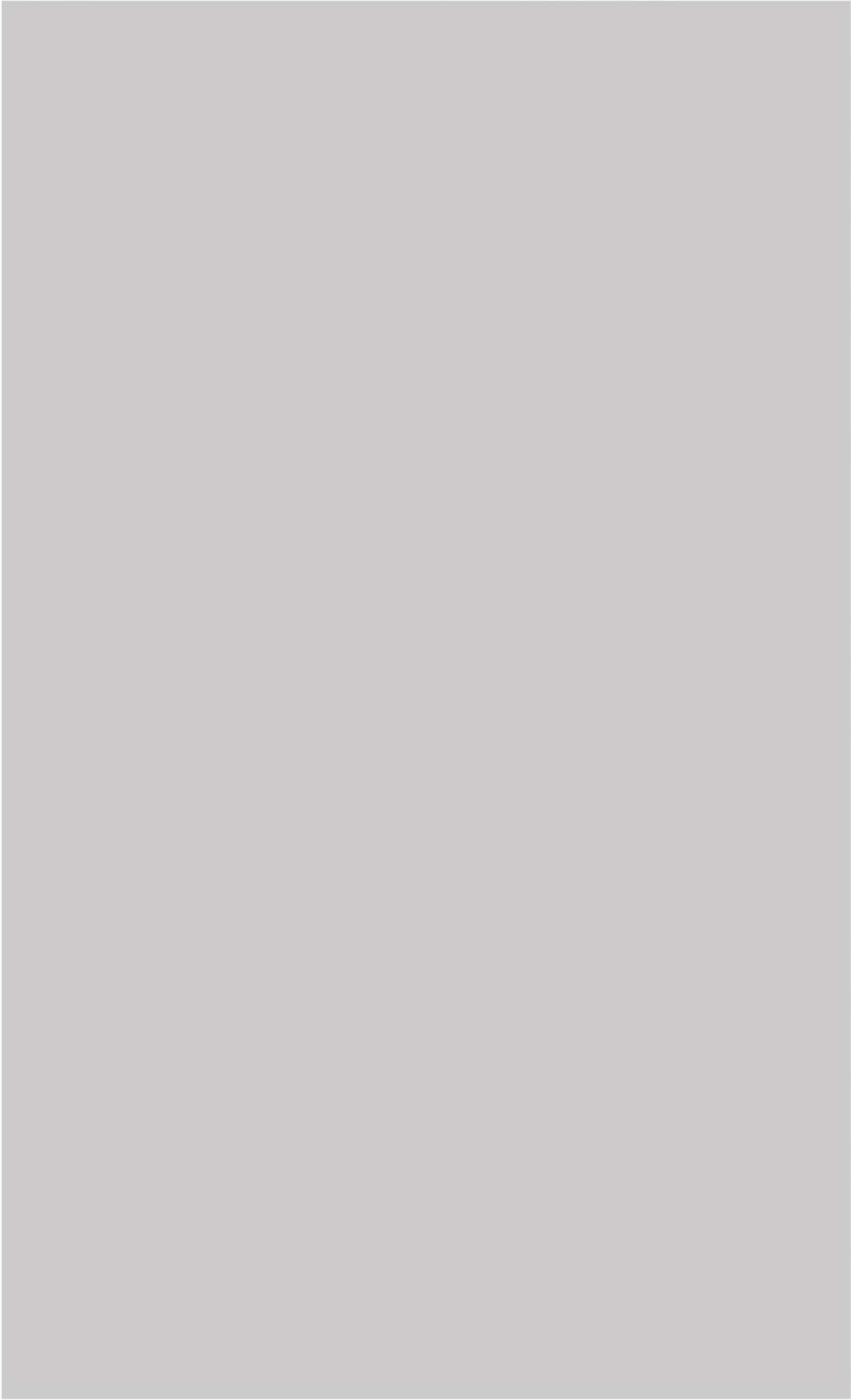


江都日錄





江都日錄

丁卯正月十七日關西伯尹暄馳 啓奴賊本

月十三日犯義州十四日到定州

十八日聞賊已到嘉山 上引二品以上議守

禦之策李貴以爲臨津多淺灘必不可守不



如專意江都李曙以爲南漢亦險阻可守三  
南軍兵及都監砲手分二軍或守南漢或入  
江都爲宜議頗矛盾未決而罷○擢張晚爲  
都元帥兼都體使出征李景奭以從事官偕  
京忠全慶都兼察使李元翼兼三道巡檢使  
沈器遠贊恩使金起宗

十九日聞義州陷十三日奴賊由水門殺守吏  
開門突入府尹李莞殊死戰死者相當賊執  
判官崔夢寬斬首西門外仍向定州四散焚  
掠執美女脫老弱衣服收丁壯剃頭充伍所



過無不空虛巡邊使南以興領三千兵馬赴  
援定州凌漢城以軍少駐博川○兩司 啓  
請以李曙領兵距塞臨津 不允

二十日雨終日尹暄馳 啓賊七百騎向嘉山

餘屯定州縮倉穀携妓作樂南以興與別將  
金完八守安州城軍勢頗盛但薩水冰合無  
以遮絕云○ 上引二品以上及三司多官

議 上曰賊逼矣爲之奈何昔紅巾賊三日  
八松都矣李貴起伏曰 上教然矣失今不  
避不及必矣莫如直入江都羣臣皆曰貴言



是也余進 啓曰 大駕離都城一步則民  
皆散矣無可爲矣願 殿下亟抄精銳分據  
江津 親御六轡進駐坡州以示先人有奪  
人之氣不宜先自摧縮以示弱也且賊勢甚  
急凡有啓劄令勿書入皆面陳焉 上顧問  
曰此爲誰翰林曰正言申達道也大司諫李  
滂曰達道之言固知不可從然姑徐之何如  
上默然余仍伏 御榻下久之 教曰第  
當更議處焉○水原軍四百名入衛○輔德  
尹知敬疏請固守臨津卽差知敬臨津督戰



御史只給砲手若干名

二十一日尹暄馳啓凌漢山城陷守將定州

牧使金搢也賊還屯定州休兵一日將直向

京路云○上決策向江都從李貴之言也

命金尙容留都李曙守南漢大臣勲臣請

世子分朝上不許累累陳達皆拒之承

旨李植因入侍啓曰殿下率三宮百

官一入江都而賊兵塞江口則上下凡百支

供非區區小島所可辦出且諸道無所稟令

不無姦宄乘時竊發之患尤可慮也自上



既不欲出離 世子宜依魏晉行臺之制令  
大臣率不繁百官分住南漢凡扈從散班并  
付之行臺得專號令東西策應則江都省力  
而有犄角四方有所繫心矣 上沉吟良久  
答曰此言卻有所見出言於大臣於是諸大  
臣請對曰自 上有大臣分住南漢之 教  
臣等願得 世子分朝陪衛以行其善 上  
曰行臺之制亦善何必分朝也卿等勉爲之  
李元翼進曰行臺之制不行於我國臣等安  
敢當此任乎撫軍監國古或有之請 命



世子出鎮兩湖或嶺南以繫人心 上曰卿  
言至此敢不勉從但 世子齒尚少非卿無  
可托者恐筋力有不堪耳元翼曰 殿下旣  
命臣臣雖耄矣敢不効死以報 上曰卿許  
之以死社稷之幸也予暫入內宮卿等退埃  
於閤門之外元翼曰今左右者皆 殿下之  
股肱心膂當與此屬謀國而欲入內宮豈與  
婦人謀之耶 上曰非然也 慈殿方動駕  
駕發後當更議焉日將午 上再御收羣臣  
議以全州為 東宮駐劄之地李元翼仍



啓曰 分朝之初當以收拾人心為主使之  
簡其陪從約其騶率以除沿路供億之弊  
上曰政予意也元翼卽請春坊衛司減半而  
行 上從之親點單子春坊衛司只各四員  
吏兵曹堂上各一員大將中軍各一員及砲  
射手一百名當 上入宮時有人傳 東宮  
同 慈殿發向江都余謂延平君李貴曰  
東宮若已發向江都分 朝之計必不諧矣  
亟令兵曹發民遮道俾不失機會宜矣貴顧  
兵判李廷龜曰此言是也○夕 慈殿 中



殿出次黔川 廟社直向江都○ 朝廷以  
參判張顯光副提學鄭經世差嶺南左右道  
號召使

二十二日賊五六十騎已到控江越邊都民避  
亂者彌蒲江頭無船可渡哭聲震野○ 教  
諭中外○ 賊致書于我有五種說因眎求和  
之意

二十三日尹暄馳 啓賊十九日進犯安州大  
砲之聲終日不絕二十一日城陷○ 賊請和  
書又至 略曰 已未年出兵攻我誰負也上天



有知令我有今日矣兩國重整和好速差好人來講我亦速快回去我兵馬原不為要得爾國城也原不為要殺爾人民也兩國和好共享太平云云

朝廷欲許之郡守姜鶴年

上疏曰方今虜賊孔熾有長驅之勢遽爾中止用一介使以和為言彼之欲和者愛我耶畏我耶其心不在於畏我愛我則其求和之意灼然可見欲朝貢我也割地我也臣僕我也抑却背天朝并力射日之兇計耳嗚呼此豈二百年禮義之邦所忍言哉况天朝



父母乎我東有再造藩邦之盛恩我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誠事大貽厥孫謨其在今日  
豈忍輕棄而不顧哉况醜虜情狀以和為名  
而終必以和誤我國家至大勢已去之後  
惟意所欲此必然之理也賊若有一毫藉和  
之名而遽示肆兇之意則寧以國斃不可含  
垢忍耻求哀乞憐於無厭之犬豕而猶且終  
不得免也伏願 殿下勿為羣議所動斷自  
聖衷一於義而不苟則保邦戡亂之機不  
外乎此矣○賊已渡清川



二十四日聞平壤自潰尹暄退住中和元帥張  
晚住開城○世子南幸都體使李元翼左  
相申欽韓浚謙李植李明俊李聖求李景憲  
尹墀金高箏陪行體府從事官金世濂睦性  
善崔有海

二十五日賊到平壤黃州自潰○司諫尹煌以  
列聖陵寢皆在臨津之內 啓請固守臨津

○ 朝廷答書虜營

二十六日卯時 大駕向江都至楊花津令百  
官及軍兵先渡未時 大駕渡江夕駐陽川



○留都大將金尚容林琳李尚吉巡邊使申景瑗漢江把守將李曙○賊屯安州

二十七日卯時 大駕發行午駐金浦夕抵通

津○合 啓論延平君李貴首唱去邪之罪

不允

二十八日白氣繞日 大駕在通津○胡差到

平山使姜璫弘立于朴靈蘭英子等請見

國王講和廷議紛紜或云當留此接待或云入江都盛陳軍容邀見校理姜碩期進言曰外議皆言江都虛實不可使賊窺覘接待於



通津無妨此言似有理矣聞甲申戰艦只數  
三隻云天塹雖可恃豈可以數三艘隻張我  
軍容能使賊畏懾而不敢近哉必將謂我窮  
蹙孤島益肆長驅矣自古夷狄之要和者何  
限而未有如今日之無據一自義州之陷如  
八無人之境而今忽送差請和其計正如金  
人之愚宋豈不痛哉 朝廷不自覺悟無意  
戰守甘心講和苟冀目前之無事臣恐難從  
之請日至而 廟筭將不能善其後矣○午  
後 大駕發至江上舟楫不具推護涉大將



金慶徵人馬駢闐至昏不能盡渡或有宿江頭者

二十九日夜風雨大依 大駕在江都

二月初一日大風雨雪避亂舟艦多敗沒 大

駕在江都 ○督和胡差又到平山 廟堂請

先送姜濤於賊中蓋恐胡差見阻風濤和事

不成也 ○張晚投書姜弘立 略曰 聖上以

宗室之胄承 王大妃命繼承寶位人倫復

明太平可期而不圖今日致此兵革天意亦

未可知也 兩國各守封疆自來無纖毫讐怨



無故加兵恐非隣國之義若尋舊好我何辭焉

初二日大風 大駕在江都○胡差到甲串其書以永絕 南朝兄渠弟我為辭辭極兇悖  
訓練大將申景禎天司成張維李景稷等出待○上章陳所懷仍乞遞職 不允○張晚馳 啓胡千揔櫛名者到開城府言賊大陣由中和還向平壤

初三日風 朝廷以晉昌君姜綱為回答使持贈物送虜營 國書略曰兩國相好必須誠



心相接真實無偽然後方為可久之道如有  
一毫未安于心而徒以口語外為應諾則不  
但不穀有自欺之愧天地神明實所共臨茲  
敢盡吐所懷我國臣事 皇朝二百餘年名  
分已定敢有異意我國雖弱小素稱禮義之  
邦如使一朝而負 皇朝則貴國亦將以我  
國為何如執事大交隣自有其道今我和貴  
國者所以交隣也事 皇朝者所以事大也  
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唯當各守封疆各盡  
道理相守相樂世世不絕此固不穀之至願



而上天之所喜也唯貴國圖之

初四日 上行拜 廟禮百官扈 駕○關西

伯金起宗馳 啓賊兵號四萬實一萬四五

千而半是我民剃頭者義安之戰人馬死者

甚衆自義至平壤各城守卒不滿數百勢甚

零星可以邀擊 朝廷以觀勢勦滅知委然

實無戰守之意日以和好爲事中外莫不憤

惋○黃州兵使丁好恕拿囚

初五日 啓請拔諸宰臣軍官八備儀衛 蒙

允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二二



初六日張晚馳 啓賈上胡咨及弘立答書

胡

咨曰大金國二王府傳諭張尙書爾願講和  
可差官速來若不願講和將我二次發去金  
人速發回來我在野外下營百里以內糧草  
已盡且無房屋如此艱難辛苦爾仔細思想  
看爾打發兩遣人來甚麼不著我一介人來  
我心甚疑特諭 二月初三日○弘立書略  
曰兵旣深入軍情甚銳不可徒以口舌爭辯  
特講眞實好意厚遺禮物及賞軍之資速退  
其師計之上也至於吊慶一節隨後講之未



遲事機至急想高見有以諒之差入期於  
御前親傳文書欲知彼此一樣相好此事至  
緊亦宜熟講善處賊到祥原掠牛馬運倉儲  
云

初七日聞賊已到黃州先鋒犯鳳山上視舟

師于燕尾亭仍御松岳山○金起宗馳

啓謄上弘立平壤榜文其文曰兼五道都元

帥姜曉諭卒壤官民等各人遵照大金國二  
王子明示各還巢穴耕種如舊以聽分付如  
有懷疑在外違期不農者難免勦殺火速通

卷之二  
二二一  
二



知急急還集信使臣朴葵英定將本城品官  
及將官等還現者為先召募將差定隨其多  
少成冊上送各別論賞事知委

初八日聞賊到平山○尹暄拿囚

初九日姜綱書 啓賊自寶山坪進住平山宣

言糧草俱乏不得已移陣誓不更前其言雖  
不可信可保數日無事因封上弘立所陳別

紙一 國書中義不可背 皇朝事彼將終

日詰責臣以死爭之曰我國之事 皇朝數

百年非自今日始之云則彼將稍辭怒氣



一 國書中用 天啓年號事亦爲詰責臣  
極力開諭又解其怒 一彼將曰吾自中和  
深入此地者貴國蔑待差人信使之來亦爲  
過期恐爲中間所欺不得不前進以定和好  
一 國書中天地神明實所共臨等語彼  
將喜之曰貴國若果如此言自此相好言不  
違天吾亦各守封疆世世修好云仍爲指天  
爲誓 一彼將曰貴國實欲和好必是誠信  
王子王弟中一人偕送我國則不過一旬以  
禮還送信勿疑訝已未攻我之將和好若成



當為盡送更勿遲難快送王子如或自我違  
盟天必降罰仍指天為誓 一彼將曰切欲  
兩國相好共享太平吾不要金帛物產然以  
禮送之吾何辭焉 一彼將曰今見貴國重  
臣謂定和會矣欲進則恐擾王京欲退則和  
事未定勢將留此以待定事而暴露中野糧  
草不繼願得近邑糧草以濟窘乏云云而辭  
意甚順弘立蘭英及胡差九人以和事到豐  
德兵判李廷龜戶判金著國大將申景楨大  
司成張維等出接于燕尾亭○上引見大臣



諸宰領相尹昉請斬弘立等

初十日早朝自闕內盛儀仗禁雜人出八午

時弘立蘭英等至弘立著草笠衣綿布天翼  
率二從胡跨馬而入觀者堵立有靦面目弘  
立等引見時依遼臣例上謂弘立曰卿爲

國之誠良嘉弘立對曰臣苟保頑命得瞻天  
日不勝悲感上問彼賊兵數幾何弘立曰  
凡八營營各二千又問和事可成和成可退  
兵否弘立曰若許王子爲質可以成和當卽  
退駐平壤待草長回軍矣上曰賊無故動



兵何也弘立曰往歲奴酋之死本朝不致  
慰賊頗銜之適毛文龍憎李莞必欲致死誅  
爲中朝檄文以與朝鮮合勢勦滅等語激  
之以故賊雖動兵然臣等到鳳凰城始知向  
我國矣顧今賊勢方張先鋒五千進陷義州  
而彼兵死傷僅五六名凌漢則一胡持旗而  
登不戰自潰安州則纔接刃隨卽潰散所向  
無前決不可抵當矣噫弘立全師投降之罪  
姑勿論今旣冒死登對詢問之下當直陳  
賊兵情實少爲本朝地也而猶且變幻爲



說甘心挾虜以自免其忌君負國如是而朝  
著之間或有以忠信可尚橋之人心之陷溺  
一至於此哉日暮弘立等還燕尾亭

十一日胡差劉海至欲抗禮不從大怒而去○

本朝移咨毛營報虜情

十二日兩胡差留○司諫尹煌執義嚴惺等

啓陳諸大臣主和辱國之罪因請斬弘立蘭  
英等

十三日大風雨劉海見 上又欲抗禮給銀千

兩喜而從○ 朝廷以宗室原城令陞原昌



君禰王弟爲質賊初以親弟爲請廷議難之  
劉海於掌中書假字以示之蓋虜意本在和  
海居其間以和事爲已任者也原昌年纔二  
十三而頗有膽氣進言曰臣死不足惜惟願  
國家亟勦仇虜焉○賊留平山抄掠傍邑  
十四日金起宗馳啓龍川府使李希建斬虜  
使之招降者獨守孤城及安州陷軍遂潰不  
得已來住營下泰川縣監李東龍嘉山郡守  
陳誠一等安州之戰潰圍突出鐵山府使安  
景深竄入海中不知所在云○副元帥鄭忠



信馳 啓與巡邊使申景瑗時住兔山南兵  
使邊滄亦自陽德領兵來會云○李廷龜張  
維等書 啓備陳胡差問答 略曰原昌君與

李弘望來見劉差行恭禮罷出後臣等設宴  
相接觀其顏色頗有歡洽之意酒半臣等出  
示約條覽過答曰王弟今當往彼可與金國  
王子成納誓吾非主盟之人約條須詳語王  
弟以送也見犯境後被虜人還送之語曰姜  
元帥諸人自可還送如村通官韓姓人兄弟  
既已剃頭不願還歸奈何臣等答曰韓乃逆



臣之子天下之惡一也為逆於此者何信於  
彼也兩國既定和好可即綁送云則答曰非  
以其人為可信既以逃命來歸一日二日自  
不能送且曰犯境二字似不安帖須改之且  
曰朴仲男今行多有勞其兄在此幸差該國  
可當之職且曰今來多有失禮屢蒙國王  
厚恩明日去時欲叩謝於闕門外諸大人以  
為可往則往不可則止臣等曰國王在憂  
中自有禮制前日待大人亦非輕忽而未免  
見訝至今未安不敢重勞大人云則答曰然



則諸大人幸為我代口以謝以表感戀之意  
且曰金人以快活為好男子王弟見金王子  
時雖有所問勿為羞澁與侍郎相議快為酬  
酢則吾等當就其中好語而為之臣等答曰  
王弟生長深宮不接外人應對之際必不瀾  
習故有陪行侍郎矣蒙大人畱念至此多謝  
多謝臣等又以王弟見金王子後遽為還送  
事屢言之則答曰吾當周旋而但必見汗然  
後還來為好云云酒五行極其歡洽而罷送  
至外庭而入矣敢 啓



十五日原昌君與李弘望等隨胡差往牙山弘

望仍留焉

贈物木一萬五千匹紬帶千段虎

豹皮一百領用刷馬輸送鞍具馬一匹環刀

八柄贈劉海以送

○

啓論完城君崔鳴吉

僨國敗事之罪

不允

○尹暄行刑丁好恕

白衣從軍

十六日金瑬李貴以營救尹暄推考禁府堂上

沈誦都事安廷燮以昏夜行刑拿囚○海西

伯馳

啓賊數百騎乘夜掩襲我軍皆棄甲

而走賊執兵使李楹以歸云



十七日賊時屯平山○崔鳴吉事再啓不

允

十八日傳曰尹暄雖犯軍律其子順之曾經侍從特爲助哀棺槨題給○司諫尹煌上疏曰今日之事名爲和而實則降也殿下惑於奸臣僥倖之計力排公議甘心屈伏乃以千乘之尊親接虜差受辱備至而上下恬然曾不知耻臣不勝痛哭焉嗚呼殿下以此虜爲愛我而求和耶其勢然也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况懸軍深入已踰千里軍無後繼卒



疲馬倦此所謂強弩末勢而我國勤王之師方集或拒守江津清野以待或據險設伏勦殺遊騎則彼前不得鬪退無所掠不過十日而有自敗之形矣狡虜知其然也乃以和事愚我噫和事成則有必亾之道焉急則數月緩則數年也與其等亾無寧決戰於今日乎幸而得捷則國勢堂堂戎虜自遁矣設令不幸亦無亾犯江都之患矣方今舟師大集舳艫相接彼何能捨鐵馬之長技乘不習之舟艦來犯我水兵乎目今大小將士中外



士民莫不扼腕思奮而  殿下不知勤王之  
師暴露風雨凍餒俱迫而  殿下不恤惟以  
和事爲務竭一國之力以餉仇讎之虜人情  
痛惋惡聲載路臣竊恐外賊未至而內有涇  
原叛卒之變也伏願  殿下赫然發憤廓揮  
乾斷壺斬虜使以慰羣情斬主和誤國之臣  
以絕邪說斬逗留奔潰之將以振軍律回賂  
胡之物以犒三軍則人心激勵士氣自倍而  
此賊不足破也  上下教曰尹煌之疏極爲  
凶慘陷君不測政院問啓尹煌  啓曰和者



兩國相好之謂也降者一國屈伏之謂也臣  
未知今日之事可謂和乎可謂降乎昔宋人  
以和自愚先斬陳東等沮抑士氣臣請伏鈇  
鉞之誅以快主和者之心三司進劄伸救

上答曰尹煌之言極爲可駭而爾等如是穢  
譽今日人心亦難知也爾等俱以有識之人  
臣事降虜之君不亦羞辱乎勿爲徒責寡躬  
各自潔身退去以爲後日之地可也仍傳  
曰尹煌削奪官職中道付處政院封還  
答曰予實過矣爾等之言是矣但尹煌似難在



職遞差余以遞差未安陳 啓 答曰依啓  
十九日大雨終日余得差赴 京書狀官旋遞  
二十日原昌君及李弘望馳 啓賊以 國書  
中書 天啓二字發怒將夏送劉海等力爭  
云

二十一日劉海等十五人持胡書到豐德李廷

龜金著國等出接于燕尾亭胡書略曰來札

內 天啓年號極難用於我汗皇家今日勉

強原滿貴國同心於 南朝今見來書貴國

不真心講和也况爾為朝鮮我為女真各書



各國號禮也今貴國擊天啓來壓我我非  
天啓所屬之國如今我兩國既請心和要  
爲兄弟之國若無國號就當寫我天聰年號  
結爲唇齒之邦若還書天啓字樣卽將命  
弟送回我兩國永不相好請尊裁之

二十二日 上引諸大臣議之領相尹昉及昇  
平君金瑩以爲姑從胡差之言不書年號只  
爲揭帖許和爲宜右相吳允謙曰若不書  
天啓年號則不可許和上默然久之曰依  
領相言以揭帖例爲之噫我國旣是天朝



藩臣而不用 天朝年號則天理存於人心  
向背之機於是決矣右揆既發端於前 聖  
上示靳持之意而引對諸宰無一人繼發陳  
啓據理力諍納吾 君於大義截然之域  
烏得免天下後世之譏乎○金起宗馳 啓  
義州凌漢屯賊進逼青龍山城爲唐兵所敗  
餘不滿數百騎云○摠戎使馳 啓奴賊雖  
稱講和而留屯平壤愈肆擄掠與其虛守江  
邊枉費糧餉無寧決死一戰及時勦滅云  
二十三日李廷龜張維李景稷等與胡差劉海



講定和議依揭帖例只書年月日多給禮物  
胡差喜而從之○金起宗馳 啓袁經略直

擣賊巢義州屯賊稍稍撤還

二十四日胡差三人來辭請弘立偕與奴將叙  
別 朝廷許之

二十五日胡差劉海發還

二十七日劉海行到金郊遇胡差還豐德蓋為

與 主上相對莅盟也廷議引唐太宗渭橋

故事欲許之張維 啓曰海前有此請臣等

以上在憂服為鮮第更力爭彼或回聽矣



上然之

二十九日劉海及胡差泊燕尾亭請國王親  
莅盟壇李廷龜張維等據禮力辨其不可海  
等相顧默然

三月初一日劉海密言于廷龜等曰爾國王  
在疚不可歃血則只於殿上焚香爲誓退與  
爾國大臣刑白馬黑牛別於山谷隱僻處設  
壇誓天宜矣屬有行部別勅不可便許新差  
所見處爾等再三強之吾當勉從云

初三日我及胡差設壇同盟劉海等發還

祭天



誓文略曰朝鮮國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  
日與金國立誓云云○朝鮮國三國老六尙  
書與大金國八大臣等宰白馬烏牛立誓云  
云

初五日都體使馳啓劉海還後賊分給本國  
贈物于八營卽日退向鳳山

初六日都元帥馳啓副元帥軍官自陣上逃  
還言賊自遂安路不意掩襲副元帥鄭忠信  
北兵使尹璠南兵使邊滄黃海兵使李攢別  
將李繼先趙時俊金大器柳瑚安健朴德健



等并陷賊中南北大軍已盡潰散到此地頭  
因知攸措只自撫膺長慟云○姜綱書 啓  
臣等固請王弟還胡差言當到平壤八將各  
設餞慰宴五月間當送云

初十日陳疏請拔兵追賊

十一日設 廷試于南門外擢許穡鄭維城南  
振溟尹槃四人○都元帥馳 啓賊大陣會  
黃州四散搶掠

十三日 上親臨視師于燕尾亭仍水操

十五日陳疏請 還都兼附急務四事







